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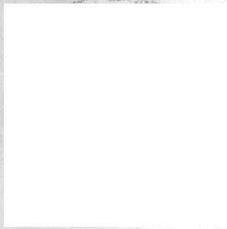
小鬼兒

著 寫 紺
行 社 版 出 翠 新

★ ★

兒 鳳 鬼 小

著 弩 紺



社 版 出 羣 新

★

小 鬼 鳳 兒

著 者

紺

弩

出 版 者

新 羣 出 版 社

上海新昌路祥康里三號

總 經 售

聯 營 書 店

上海 北京 重慶 漢口

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初 版

★有著作權・不准翻印★

序

這劇本獻給小說集「受苦人」的作者——孔厥。因為裏面的主要的材料都取自他的名篇「鳳仙花」，「二娃子」，和「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」。順便說一句：那本小說集，從「朱苦鬼」起的以下諸篇，我都極爲喜愛。

我沒有正式寫過劇本，這是個學習的開始，我以爲是可以上演的，因為那幾篇小說就先就寫得如詩、如畫、如劇了。凡是小說原有的場面，都盡量保存原來面目，那應該是這劇本最生動的部分。裏面的人物：半個一泓和整個鳳兒的媽可說是我創造的。一泓，那容易，她原是我們一路的人。我也不過照原作的線條把她描得更清楚一點罷了。鳳兒的媽則完全是另一個人。原作上的溫馴、懦弱，逆來順受的風貌幾乎完全沒有了。這是我的主觀，我不願意有這樣的婦女，妻子和母親，尤其是鳳兒的母親。我

相信在大時代中，哪怕是那樣的女性也會有所改變或正在改變。但不用說，把原作的那種自然和親切的意味也減輕了。這是應該抱歉的。

一九四九，六，一四，香港

人：

一泓 女。二十六七歲。編劇、導演、演員。

英蘭 女。二十五六歲。青年隊指導員。

淘氣 男。十一二歲。流浪兒。

鳳兒 女。十三歲。農女。

鳳兒的媽 四十餘歲。農婦。

小秀 女。二十歲以內。農村幹部。

女演員 二十許。學生。

另一女演員 同上。

男演員甲，乙，丙，丁 同上。

音樂員若干人 同上。

客人 男。六十許。富農。

黃元 男。五十幾歲。鳳兒的後父。沒落的小地主。

以上諸人的服裝，除淘氣，鳳兒受劇情規定以外，鳳兒的媽，小秀，客人，黃元，都是農民式。小秀可穿新衣，因為結婚不久；客人也可穿新衣，因為作客。鳳兒的媽當較破爛。其餘一泓，英蘭，演員，伴奏員等，一律軍裝。

地：延安。

時：抗戰勝利前不久。其間第二幕距第一幕約一星期。第三幕距第二幕約十餘天。第四幕與第三幕為同日。

景：

第一幕 一個密洞裏面。

第二幕 那個密洞的外面。

第三幕 同第二幕。

第四幕 另一密洞的外面。

第一幕

幕開：一泓和英蘭在一個窖洞裏面共同創作一個劇本。二人皆着灰軍服，短髮、科頭、布鞋。英蘭打綁腿，一泓鬆袴脚。天熱，領扣解開。英蘭揮蒲扇，來回走動，口述台詞。一泓坐在一個方桌面前，一面哺嬰，一面執筆，等候爲台詞作紀錄。桌上有茶壺茶杯，文房四寶，書與稿紙，相當凌亂。自台下望之，台上適爲窖洞之前半橫斜面。一端爲門，門上及兩旁皆有牕格，較下諸格糊以白紙，室內光線皆從此入。門虛掩，演員上下皆由此。洞中陳設：搖籃、椅、櫈、書架、衣櫃，皆粗劣。燒水用具——水缸、水瓢、水壺、爐子等物，也都富有鄉土風味。惟梳洗用具——臉盆、毛巾、鏡子之類較精。牆上貼有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及莎士比亞，高爾基，魯迅等人畫像，大小不一。尙有雙人影片一幀，用鏡框。室內印象，除正從事寫作之方桌上外，均整潔。

英蘭（演說式）一個女人，一生下來就被一種看不見，摸不着的鏈子鎖住，一生下來就成了奴

隸！她的第一個主子是父親，第二個主子是丈夫，第三個主子是兒子。

一泓 英蘭，（望着英蘭忍俊不禁地笑。）

英蘭 父親管束她，丈夫拷打她，兒子欺侮她。她的脚是小的，跑不動路！她的身體是弱的，沒有氣力！她的腦筋是糊塗的，沒有知識！她的心是軟的，沒有勇氣！她不會反抗！不敢反抗！

一泓 英蘭，英蘭，聽我說！（以筆敲桌。）

英蘭 那鏈子就永遠箍住她，緊緊地箍着她，不讓她有一點兒自由，不讓她有一點兒幸福，一直到死！

一泓 不對！英蘭，完全不對！聽我說，完全不是這麼一會事！

英蘭 現在婦女翻身的日子來了！八路軍來了！你的脚小？八路軍叫你放脚！你沒有力氣，八路軍教你鍛練身體，教你上操！你沒有知識？八路軍教你識字，教你讀書！你心軟？八路軍給你精神武裝，精神授助！全國的姊妹們，起來！掙脫那無形的鎖鏈！讓我們成爲獨立，自由，幸福的新婦女！讓我們成爲我們自己的主人！

一泓（蹙眉）怎麼回事，我的指導員！

英蘭 八路軍要解放全民族，要解散全國人民，要解放全體婦女！八路軍萬歲！共產黨萬歲！毛主席萬歲！

一泓 (笑着鼓掌。) 好好！

英蘭 (也笑) 戲劇家水一泓同志萬歲！

一泓 好好的一個劇本，要是用你這些話來收尾，就把整個都破壞了！

女演員 (推門進) 一泓同志，人都翻齊了！

一泓 好好！先把劇本默一默，別叫排到半途還要翻本本兒！我馬上來，把門帶好？(女演員退。)

英蘭 (笑) 怎不把你的生活也寫個劇本？瞧，真是戲劇家的生活咧！屋裏面在創作劇本，屋外面就在排戲！

一泓 (笑) 要是值得一寫，怕不早寫了！現在是你們人民英雄的時代，我們知識份子往哪兒擺？英蘭 (笑) 廢話！誰叫你是有錢的小姐呢？——怎麼你剛才說把劇本破壞了？

一泓 以前你說的，都是實生活裏的，活靈活現的話。現在這一段，却是理論，是文章，是演說詞，在作品上叫做標語口號，公式八股。

英蘭 一個女人，她先是叫化子一樣的人家的女兒，賣給一個富農人家做小媳婦兒，從十來歲起就過着牛馬一樣的生活，受盡了婆婆的折磨，挨盡了丈夫的打罵——後來八路軍來了，她得救了，翻身了，從牛馬變成人了，從一個大字不識的人變得有知識了，參加抗戰了，成為革命隊伍中的工作者了。這時候，她要喊：「八路軍萬歲！共產黨萬歲！」這就叫做標語口號，公式八股？這道理我不懂！

一泓 不是這樣說……哦，小傢伙睡着了！（掩上衣服，把嬰兒放到搖籃內。）藝術這東西，不貴乎直接喊叫。

英蘭 可是這時候，我有喊的情緒。

一泓 我知道。我也有喊的情緒。可是在劇本裏面，這劇本規定，這時候，你不是站在講台上，不是站在羣衆面前；却是面對着一二個同志。和一二個人談着談着，突然舉起手來，扯起喉嚨喊：「共產黨萬歲！」這樣的事，在實生活裏是很難有的。因此，寫在劇本裏就不合理，會給觀衆以滑稽的印象。

英蘭 不對，不對，在劇本裏雖然不在講台上，不在羣衆面前；但事實上，我却站在舞台上，站在觀衆的面前。戲演到這裏，觀衆雖然不做聲，心裏一定先感受到了一種壓迫，因為看見那

女主角在受罪；後來又感受到了一種除去壓迫的鬆快，因為八路軍把她解救了。但是這鬆快隨即變成一種新的壓迫，就是他們心裏，不自覺地，情不自禁地，有一句話要喊出來：「共產黨萬歲！」因為他們只是觀眾，不是演員，不能喊。於是我替他們喊出來——於是，他們又會得到一種新的鬆快，並且因為這鬆快而興奮起來。我們不應該拘泥那劇情的合不合理——這場合，劇情是次要的，組織觀眾的情緒，應該放在第一位。

一泓 你這意見很好，（聽見嬰兒哭，連忙搖搖籃。）唔唔唔，寶寶睡覺覺哦！唔唔……指導員說：一個女人是奴隸喲，唔唔……！這小傢伙好漂亮，跟他爸爸一樣的相。唔唔……第一個主子是父親囉，唔唔……第二個主子是丈夫哦，唔唔……第三個主子是兒子喲，唔唔……！你就是我的第三個主子喲，唔唔……！第三個主子跟第二個主子一樣的相呵，唔唔……！又睡着了！——你的意見很好，很新，有作為參考的價值。不過如果真把你剛才的演說詞寫進去，咱們這劇本的重心就改變了！

英蘭 什麼意思？

一泓 這劇本的主要的意思，聽清楚，我是說主要的，不在歌頌八路軍或者共產黨。不錯，你的得到解放，主要的是因為八路軍，但另一方面，也由于你自己的覺醒，自己的努力奮鬥。沒

有這，只有八路軍的力量，你還是未必能得到解救。現在的邊區，還有許多婦女沒有變得跟你一樣，就是個證明，因此，劇本的重心，要放在喚醒婦女，促進婦女的努力，作用才大。要是只顯出歌頌八路軍來，也許會給觀眾一個相反的印象：反正八路軍來了是會解放的，用不着努什麼力，生在家裏等他們來好了。那豈不很糟？

女演員（推門露頭）一泓同志！

一泓 哦哦，稍爲等一下？你看，英蘭同志和我合作的劇本，馬上完篇了，只差最後一段，只要五分鐘——（推女演員下，掩好門。）唉唉，真是！

英蘭 你去排戲吧！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好好地想一想：

一泓 也好。（小娃又哭，她又搖。）呃，這傢伙今天特別吵人！唔唔！呀，他拉了，難怪！小

娃娃簡單是直腸子，剛才吃的，一下工夫，就拉了。把那邊片子遞過來——（英蘭遞片子，一泓替小娃娃換片子。）

英蘭 你找的引娃的怎麼還沒有來？

一泓 可不？前幾天就說來的，還沒有來！昨天王老漢來說，有一個男孩子，今天可以送來，現在也還沒有來。沒有引娃的，這「第三主子」就真像一根無形的鍊子，栓得緊緊的！（又搖

搖籃）唔唔唔！……這是我的一個大勝利，你說我們合作不成功的，怎樣？唔唔唔，乖乖睡覺覺喲！現在總算完成了吧，只差一段話，無論怎樣寫，也不費事了，這兩天，我要從頭到尾，過細修改一道。我相信不太壞。可是找誰來演呢？應該找幾個好演員。

英蘭 主角當然由我自己演。

一泓 你自己演？我的指導員！儘管你是個很好的工作者，却不一定是個好演員。

英蘭 你忘記了並不是演別人，是演我自己。誰還能比我更像我自己呢？

一泓 那可沒有準兒！首先，作小媳婦兒的那一幕，非找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不可，這不用說。就是成人以後，你也只能演最後的一幕；在家裏受氣的那一段你不會演得像，寫的時候，我就看出來了。你自己不知道你究竟有多大改變！你現在渾身都是知識份子氣，誰看得出你還有那麼一大段歷史！再說，這回我想找幾位莊稼婦女來演。我們不但演戲給她們看，還要她們自己演。演戲，不但是宣教工作，也能是組織工作的。

英蘭 見鬼不？指望跟你合作了劇本自己演的。誰知剛寫完，其實還沒有寫完，表演權就被你剝奪了！導演先生的權力真大！我不相信我這樣無用，演自己都演不好！

一泓 那以後再說。你在這裏想台詞，我去招呼排戲。娃娃醒了喊我一聲。（下）

英蘭（獨自走來走去，作沉思揣摩狀，末了自語：）一個女人，一生下來就是奴隸，給一根無形的鏈子網住。第一個主子是父親，第二個主子是丈夫，第三個主子是兒子……

淘氣，一個十一二歲的男孩，身上除了穿着一條破短袴外，上下都光着，瘦黃臉，鼻子下面有抹歪斜的乾了的鼻涕。胳膊和腿都很細，腿上盡是青的黑的疥瘡斑點。渾身骯髒不堪，手提一個骯髒的小鋪蓋捲，推門上。

淘氣（作大人狀）喂！你是娃娃的媽？

英蘭（吃驚）你是誰？

淘氣 我是來引娃娃的。

英蘭 誰叫你來的？

淘氣 王老漢。

英蘭 他怎不送你來？

淘氣（把鋪蓋捲向地下一丟）不用他悞工，我自個兒來就對。

英蘭 你姓什麼？小鬼。

淘氣 給你引娃兒就對，問姓什麼幹嗎？

英蘭 噢！你總有個姓名哪！

淘氣 我可沒有姓名。別人叫我淘氣，我就算淘氣；沒有人說我姓什麼，怎知道？

英蘭 你的家在什麼地方？

淘氣 我就沒個家。

英蘭 怎麼沒家呢？

淘氣 怎麼有家呢？

英蘭 是不是你爸爸不管你了？

淘氣 誰要他管！

英蘭 那末你媽媽呢？

淘氣 媽可是個好人。

英蘭 哦，你媽媽是好人，你爸爸不是好人？

淘氣 對。

英蘭 怎麼不好呢？

淘氣 就那麼的。

英蘭 就怎麼

淘氣 就是個

英蘭 怎麼個

淘氣 看你，

英蘭 那是怎

淘氣 媽媽買

吧！爸爸

借來的錢

火，舉起

打得媽媽

說：「我

一泓（推門

見淘氣，

淘氣 我是引